

中華文史叢書之卅九
民國三年上海書局石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據國立台灣大學
圖書館藏本影印

不忍雜誌彙編

(集二)

康有為撰

華文圖書公司印行

康南海先生編

不忍雜誌

彙編二集

甲寅仲春上
海書局出版

三集嗣出

初二集每部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總目

卷一

政論

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

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

中國還魂論

亂後罪言

國會款

擬中華民國國會議院議員選舉法案

卷二

政論

廢省論序言

廢省論

採美制州自立民舉駁議 採普魯士制民選與簡用並行駁議

行去府存省道之虛三級駁議 裁省議 存府議 道府州劃區官制議

增東西南北中邊蒙津藏九部議

理財救國論上

40-400

問吾四萬萬國民權平等自由乎
嗚呼噫嘻吾不幸而言中

卷三

教說

覆山東乾道會書

大學註序

禮運註序

禮運註

中庸註序

論語註序

孟子微序

孟子微

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自序

刊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

覆教育部書

卷四

藏談

大同書乙部 去國界合大地

第一章 有國之害

第二章 欲去國害必自弭兵破國界始

第三章 初設公議政府為大同之始

第四章 立公政府以統各國為大同之中

巴西

塞耳維亞布加利亞遊記序

歐東阿連五國游記

遊塞耳維亞京悲羅吉鍊

布加利亞游記

希臘遊記

補德國遊記序

補德國遊記

卷五

藝林

奏請廣開學校以養人才摺

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
請定立憲開國會揭

祭朱鼎甫侍御文

奏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會以孔子紀念而廢淫祀摺

日本書目志序

日本雜事詩序

強學會序

卷六

附錄

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

六太居士遺稿序

六太居士遺稿

連州遺稿序

連州遺稿

國聞

時事日誌

外國時事日誌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一目錄

政論

中國顛危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

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

中國還魂論

亂後罪言

國會歟

擬中華民國國會議院議員選舉法案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一

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

南海康有為撰

凡為國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風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膚，鑄冶其羣俗，久而固結，習而相忘，謂之國魂。國無大小，皆苟舍此乎？國不能立以弱以凶，以天以折人，失魂乎？非狂則死，國失魂乎？非狂則亡。此立國之公理，未有能外之者也。若夫國政之有所缺也，俗之有所短也，教之有所未備也，未嘗不可采人之長以補其短。泰山不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以增高拓大之。蓋以我之政治教化風俗為主，而修飾之，增長之，匠人營室而我購之以居，農夫耕種而我享之以食，此采人之長以為己用，則庶幾國利民福矣。若夫盡舍己之政治教化風俗，不擇其是非得失，而一以從人，是甘為奴而從主耳。甘賣身而離魂耳。天下之愚未見其比也。人有病足者，削足而代以木，雖巧工必不。良於行，況剖心腹腎腸而欲代以丹青約布，其有不死乎？中國近歲以來，舉國狂狂搶攘，發狂舉中國之政治教化風俗，不問是非得失，皆棄而去之。凡歐美之政治風化，祀俗，不問其是非得失，皆服而從之。彼猖狂而妄行者，觀歐美之富強，而不知其所由也。襲其皮毛，武其少趨，以為吾亦歐美矣。豈知其本原不類，精神皆非。凡歐美之長，皆我所得焉，而於吾國數千年之政治教化風俗之美，竭吾聖哲無量之心肝，精英而皆棄之。所謂學步於邯鄲者，未得其國能先失其故步也。嗚呼！何其今之人乃於狂妄行至於如斯。今自共和以來，民主之政既師法美，議院政黨遂勃並出，官制改於朝，律師偏於市，西衣滿於道，西食滿於堂，鞠躬握手接於室，用人無方，長官得拔用其屬，各省自治，民選不待命于朝，新發之令，雨下於總統，百政更新，重議於國會，平等盛行，屬官皆其長上，兵卒脅其將校，皆由成風，子皆自立，婦易離異。凡歐美

之政治風俗法律殆無不力追極模如影之隨形如弟之從師矣凡中國數千年所留貽之政教風俗法度典章不論得失不揣是非掃之棄之爰之除之惟恐其易種於新色矣國會同意群士同心行若流水無少阻撓在模歐師美者指揮風雲叱咤天地萬餘里之版圖旌旗變色四萬萬之人民駢首受化雖周公之議禮制樂始皇之焚書易法摩訶末之挾經劍以布其政教法馬拉段敦羅伯卑爾之易其政治未之少讓也則宜中國已治已安已富已強人民樂業政化平康矣

然共和國之大義在保人民之財產性命也乃橫貫禹域徘徊于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跡咨我神明之胄四萬萬人者號哭而太息痛苦于塗炭之中水火之下也農工商賈皆失業學校頹廢但聞群盜滿野暴民橫行以吸民之血飲民之膏而已各省自立而各州縣亦自立各長官專制而橫行各屬吏亦復豪暴而橫行各省變亂日作各州縣亦復變亂日作民不安生老弱轉於溝壑其在政府令不出國門舉國攘攘肆睚眦狂賦稅皆無惟乞丐於列強國務院皆虛席賢者不願承簪資格既破盡惟強暴者攘臂而當官豪藏震于聲鼓片馬變其疆場元德財儒者蓋賢良或遁異國或隱草莽舉國捧狂無有紀綱氣象淒慘人事惶惶嗟乎五千年文明之中國危乎顛哉若蓬若崩何至于斯也十六國五代之亂未之有聞也是何故哉豈歐美之政化風俗有不宜歟則歐美人固以之而威強昧我思之則今者由掃除中國五千年教化禮俗典章法度致之耶夫用其新去其陳中國之舊豈不宜廢歐美之新豈不宜用所異者彼于歐美之政治禮俗不問其是非而師之法之於中國之政治禮俗典章法度則不問其得失而皆掃之棄之且即欲盡掃除中國數千年之政治風俗典章制度或亦未嘗不可也化民移俗美成在久次第以易之從容以變之漸漬以移之優悠以養之安見其不可哉若藉強力以行之於旦夕挾

大權以速之於歲月則怫民之性失國之魂末有不發為大害者其始受其敝其卒國受其敝春秋之
 譏謏予之亡也曰離於夷狄而永至於中國故其敗也夷狄不憐之中國不能救是以亡也夫使我為夷
 狄小國而驟掃除舊政俗以師歐美猶不可也況於萬里之大國有數千年之文明禮俗有無量數之聖
 賢豪傑以為國魂莫堅莫強焉豈可以旦夕掃除之哉
 夫國所與立積民為之民者分國之小己也若小己既腐則全體安能強固哉夫共和之立國也去其治
 我者而令人民之自治也夫欲人民之自治至難矣所謂自治者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佛所謂而難降伏
 其心也人人皆懷括自治蠡通檢押進而上之無險破之心無愁苦之意乃所謂共和也故共和者以道
 德為先以政治為後者也今所模歐師美者皆其法制而無有道德也夫有法制而無道德以為之本則
 法律皆偽政治皆欺無一可行也人無忠信之心徒增其才智授之以銀行鐵路則彼偷盜之令之將兵
 則彼中飽而遁逃之令之牧民則必暴民而取其脂膏焉若為法用無方則鑽營奔競之夫駟僇強盜之
 魁皆徹大位矣立辯護士以救冤獄則辯護士反覆是非詐取財令為日至短己彰彰於相聽矣夫歐
 美之政俗自有其道德維持之今但模倣其政俗之末而失其道德之本此其政俗所以在歐美為成功
 之效而在我為敗壞之由同方異效良有由然何慕歐師美者之不之察也不能深察其本末利害得失
 而敢妄變數千年聖哲所留貽之政俗禮化政教風俗重怪狂謬何其甚哉
 夫政治非空言理想所能為也以政治法律皆施于人民者必與人民之性情習俗相洽相宜乃可令下
 如流施行無礙也非可執歐美之成文舉而措之中國而即見效也豈徒不效其性情風俗不相宜者且
 見害焉吾鄉有服附子而精神強固且延壽者其友師之則以多服附子而死矣故英人有不成文憲法

者即以風俗為之蓋人久習於風俗則施行未有不順也今吾國人徒知採歐美東食西宿夫聯食其國之食于胃必不諧易寢他人之床于睡必不美則其斤斤於變法施之中國必不安矣夫既于人民為不安而能服行有效者未之有也今吾國一知辛解之士于歐美之立國根本茫然也乃大聲疾呼曰一切法歐美又擇輒執簡而為憲法律令曰法歐美抄其國之條文則曰足為自由之保障矣學其國之政俗則曰足致國民之治安矣若是則數留學生稍抄寫各國憲法法令章程而中國已治已安已富已強矣無如皆為紙上之空文而非政治之實事也然吾國人不知其害驟操政權驟易新法自矜得意習以成風播為惡種舉國人士發狂妄行皆以憲法政黨為不易之規也而政府為所束縛而不能行政議院日以縱橫而不能立法敝于異俗之虛文而束制全國之心思曰是歐美之良法也吾國不能不學也而中國可亡矣嗟夫迫於細腰之俗而甘餓死恨于裹足之風而甘折足何其愚哉

且即令師人之長從人之學亦必積久歲月以漸乃成未有造次之間旦夕之隆蓋舍己有而能成就者也以作畫言之能作中畫者學文沈師董唐舍其長技而師西畫不獨不能得拉飛之神必且丹黃狼藉不成畫矣即同為中國之畫習為雲林之筆意忽改而為仇十州之工筆亦必粗拙而不見精彩也又以書法言之習為鄭板橋之跌宕一日學歐陽詢之端莊則必拘苦而無神味矣又譬以學詩言之習為李杜之雄肆忽舍而學西崑之蹇蹇學四靈之纖巧亦人縛束而無意態矣又以作文言之使徐庾舍其駢麗而學韓柳又歐蘇舍其雄渾而學主楊必各失其長且呈其醜矣文藝至末業也然縣舍己之長而學人猶不能至且見惡焉何況國家之大乎何況能立數千年之國能治萬里之土能育四萬萬之民乎民生其間習與俱化能易其面目不能易其心靈也能易其禮容不能易其性質也抑未使圓製器使曲猶

須之以時。日何況欲拗四萬萬之民乎。其必不能成。化無待言也。然而歐美之美。不能得而受用也。而中國數千年聖哲賢豪之美化。則已滌蕩掃除而無所留矣。且假令去中國之化。而真能受歐美之化。猶未可也。以施之於中國之歷史習俗未之宜也。況兩化俱無。則為暴戾恣睢。縱欲橫行而已。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嗚呼。何辜吾中國之民。夫共和之美。洽于人心者。莫不曰得民意。發民權。吾先聖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公理之至論哉。盧勝之流大發其義。此在歐洲古之希臘中世之威尼士。致那華及德之漢堡。摩拿伯雷。伯來。問任倫佛蘭。拂及今之瑞士。最爾之國。百數十萬之民。有大事則人民共議之。則誠得民意矣。選舉則人有權。則亦庶幾民權矣。盧勝亦謂二萬人之國。可行共和。若二萬人者。或可真得民意。真得民權矣。蓋二萬之少數。如吾粵之大鄉。云爾。吾粵南海之九江沙頭順德之龍山。谷奇桂州新會之外海。番禺之沙灣。皆聚十數萬人為一鄉。比于盧勝之二萬人。已過之。其立鄉約行鄉法。能得民意。與民權。與否。尚不可知也。則其真得民意。真得民權之難矣。南美洲之各共和國也。若玻理非。委內瑞拉。烏拉圭。巴拉圭。皆以數千人舉一議員。即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之大。亦不過以萬人舉一議員。塞維布加利牙希臘羅馬尼亞亦略皆以萬人舉一議員。若比利時荷蘭那威丹麥亦不過以萬人舉一議員。即英國之大為憲法選舉之祖。亦不過以三萬人選一議員。然當威廉第三八英之際。英民不過四百萬。至與拿破崙交戰之時。亦不過五百萬。是時英最盛昌。亦不過萬人選一議員耳。夫尊民意。民權者。不能直達。而以代議名之。苟不能如瑞士之直議何權之有人。與人面目既殊。意必異。父子師弟亦難強同。而謂所舉之人能達我意。必無是理矣。故以一人舉一人。已不能得其意。況以萬數千人而舉一人。人人異意。而謂能以一人

曲肖萬數千人之意代達萬數千人之意有是理乎故萬數千人選一議員之國號稱代議其說已大謬矣雖然若英國三萬人選一議員三萬人者亦如吾粵一巨鄉耳既以代議為制勢不能不選於眾三萬人之鄉其有才賢鄉人略皆知之則雖不能得民意發其權然既自民之耳目心思所自舉者則亦可謂之民舉也德法以十萬人舉一人日本以十三萬人舉一人更不能比于英矣然十萬之鄉縣耳目亦近彼憲政既久選舉既熟或能知其人者謂之民舉焉亦未嘗不可也至於中國之大人民之多今之選舉法也以八十萬人選一人夫八十萬人之多數地兼數縣或則數府壤隔千里少亦數百里吾國道路不通山川絕限人民無識交游未盛選舉不習則八十萬人之中渺渺茫茫既為大地選舉例之所無而曾謂八十萬人者能知其人之舉之其人又能代達八十萬人之意乎此尤必無之理也然則在今大地中凡百有國皆可言民意民權惟我中國而言民意民權則無之也徒資數萬之暴民而已是大妄也是欺人也惟國民真愚乃受其欺耳夫歐美之說知真議不可得則詭以代議為名以欺人然曰代議雖不得民意民權告朔餼羊猶有其名也而今選舉之學說則猖狂而大言曰代議者乃代一國之政非代民個人之意也此說也則明明非代民之意矣以實事言之彼議員自議國政非代民之意以虛名言之則此學說亦大聲疾呼非代達民之意矣然于其憲法也于其國會也于其選舉法也則大書特書曰代議院也代議員也名實相反言議相乖實而案之不過欺民而已不過蒙瞶之士欲攫奪國政借民權民意以欺人而已世說稱愚道人過江飢無所食乃樹義曰心無二大見歡迎其故人謂之曰心無二不是道向者不過煮飯耳今所謂代議云云者亦所謂不是道為煮飯也故在歐人之說已是解窮而為欺民誘眾之計矣我國地等全歐人民倍之國與民相去至遠民意民權必不可得而信歐美人之謬說大聲疾

呼曰民權。民權我今質問四萬萬人。汝有何權。所選舉者誰為汝。意。議員所陳。誰得汝。心。意。意。真。選舉之人。必不及四千。而得其心。意者。亦不及千也。若云權乎。權乎。誰則有之。欺人自欺。無俟言矣。昔人固有話梅。以止渴。拾石。以充飢者。石固不可食。話梅不能止渴也。昔羅馬教皇之欺其民也。曰。我受上帝付託之權。可赦民罪。乃出赦罪紙。為人民爭出資。而買之。民意民權之代議者。其猶教皇之赦罪紙乎。昔有語人曰。俄國有監生出賣得之。可橫行於中國。官吏不能管也。于是買俄之監生者。紛紜吾親見之。今之謂民意民權為代議者。其猶買俄之監生乎。夫同此選舉也。在瑞士則為至善至美也。在英比荷丹麥那威尚不失於代議也。至德法日本與美則勉強而稍謬矣。若以我國之八十萬人而舉一議員。真風馬牛不相及也。而慕歐師美有乃妄竊其法而行之。則良法美意皆為惡法惡意矣。無論議員之選出于金錢與勢脅也。難於得民望也。即不然。要必非民權民意。而代民議則可斷斷言也。夫既民非意民權非代民議。則今之國會大聲疾呼曰。代議者。豈不大謬哉。代金錢而議則有之矣。代勢力而議則有之矣。代民議則未之見也。今以師法歐美之盛意。而徒為代金錢勢力而議。以此訓為五千年所未有。誇為共和之新政。欲為歐美之妙法。乃收于掃棄數千年聖哲所遺。胎之教化風俗典章制度而盡付此代金錢勢力者。議之舉國仰之。亦舉國攻之。開國會數月。一政不能議。其為是非得失非吾所及知也。夫議員豈無賢且才乎。而必不出于民意。不出于代議。必不離于金錢勢力。則可斷言也。孟德斯鳩曰。法律視其國民之性情習慣。蓋以中國之大與歐美大相反而行。此大相反之法。必不見其宜也。

夫既去專制之君。則必以國會代之。有以一為政者。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媚于天子也。有以眾為政者。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媚于庶人也。專制之君主既廢。則以國會之眾議為主。一陰一陽循環之義也。然國會

乃空文耳。非有政黨。無以行之。故政黨者。國會所不能少者也。有憲法。即有國會。有國會。即有政黨。固事勢之至理。而歐美所通行者矣。夫所謂政黨者。乃舉一國之政。而託之。即舉一國之命。而付之。莫有重大乎斯矣。其為黨人也。以政為其業。以國為其任。則必元夫鉅人。明德大材。宏謀通學。然後可以為黨人。然後可以任政事。庶幾議政不誤。而國利民福可望也。其在中國。夙昔之義大賢受大任。小賢受小任。三德在官。三德亮采。必以宏才大德博學多聞。通於今古。習於民情。聞於政事。然後在議政之任。當行政之司。其有非人。則或庸主安后。匿比群小。引用僉壬。負乘覆餗。從古致譏。非用人之義也。試覽漢唐宋之史。當明良之時。立朝皆元老鉅儒。即政黨萌芽。若唐之李德裕。牛僧孺。與夫黨中士夫。豈非魁碩也。宋若韓琦。范仲淹。蘇軾。司馬光。蘇轍。范祖禹。曾鞏。劉道原。貢父之儔。公卿侍從。群僚皆魁壘耆碩。名德遠學。坐鎮朝廷。天下仰望。國家視其用舍。為安危焉。即王安石之黨。雖多僉壬。然陸佃。章惇。呂惠卿。蔡京。亦皆文學才士也。昔英之賢者。會議必以元老重臣。其後那曼。朝封建會議。只以藩侯會議。其愛德華一世。召大僧大商會議。號為模範會議。故英國人士。門閥以下。尚以德業學問風素為高。故人人以士君子為尚。英為政黨之祖。其黨人自大小彼得。格蘭斯頓。皮斯。秘爾。聖至沙士。勃雷。皆以高才碩望。領袖一時。故成功如是之速也。今其黨魁無有偉人鉅望。遂不能轉運其政。遂以弱夫。以英政黨之盛。且久而運用政黨如是其難也。政黨之人才如此。其不易也。日本之興。以藩閥維持國政。雖云庶政公諸輿論。而實元老貴族執政黨人附屬而已。故能國體堅固。得以久行。政而盛強也。德之強也。上有英王自用其公卿百官。而專制以行政。下有國會聽政黨立法。議政得以調劑君民。而妙用之。故最強。然政黨無權。可無庸議矣。法大革命。志雖妄行。故大亂八十年。足以為戒。即今政黨十餘。與輿政黨三十餘。其才望之人。各自立黨。難於